走在前頭的贊助商

網球天王費達拿在德國哈雷草地公開賽奪得第十個獎盃，從二〇〇三年算起，老球王不但不老，還越打越精湛，年輕球手雖然有氣有力，但技術不足，心理狀態不夠，像決賽對手高芬，第一盤優勢之下在幾個要緊關頭失手，差之毫釐，失諸交臂。

網球賽事，有計分制，也就是說不同賽事有不同的重要性。例如四大滿貫，冠軍有二千分，就是最重要的網球比賽，奪冠的難度高，因爲是公開賽，理論上人人可以參加，種子球手要打七場比賽，非種子的則要通過外圍賽。次重要的是名叫大師賽的一千分比賽，共六十四位球手參加；之後有五百分和二百五十分的比賽，同樣有三十二位球手參加。

哈雷公開賽屬於五百分的比賽，但它處於一個特別的位置，就是作爲草地最重要的溫布頓公開賽的熱身賽。網球比賽分爲硬地、泥地和草地三種，可能由於養草的原因，草地比賽特別少，而溫布頓又被譽爲四大滿貫之首，所以草地熱身賽總會吸引很多星級球手參加。可是，多球星不代表比賽變得重要，五百分還是五百分，而在我多年看網球比賽的觀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分數越少的頒獎禮，越不重視球員。四大滿貫和大師賽的頒獎禮很簡單：找一個頒獎嘉賓，宣讀冠亞軍的名字，球手上台捧盃，說一番得獎感言，最後在記者面前捧着盃拍照。但每次看五百分和二百五十分的賽事，總有一兩位贊助商搶在球手面前說話，內容冗長，又要跟球手拍照，「老闆」在中間，球手做陪襯。球手捧盃後還要按傳統給每一球童繫上一個獎牌。看似溫馨的時刻，其實有否想過兩位球手才剛剛付出了無比的力氣比賽，正等待回更衣室洗澡？

榮譽應該歸球手的時刻，卻讓贊助商叨光，讓球手爲比賽傳統服務。最後，觀衆等得不耐煩，費達拿捧盃的一刻，場館只餘下不到一半的人。世界早已進入贊助商的時代，但贊助商如果躲在背後，是得不到應有回報的。

這一夜，記着費達拿十冠就好了。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起飛了

聽說人類移居火星的計劃如火如荼，有科學家找到火星上有液態水的跡象，有科技公司正投資及研發載人到火星的穿梭機。而當你仔細地看看這些報告，你又會發現，移居火星計劃其實十畫未有一撇。但這就是知識的累積過程，而我更加投入的是幻想自己坐上火星穿梭機起飛的一刻。

能夠坐穿梭機起飛，肯定興奮得無以言表。我幻想，我手上拿着穿梭機的登機證，按工作人員的指示，進行各種登記、檢查，然後坐上了一個靠窗的位置。窗外是我早已習慣的地球風景，而再等待多半小時，我就可以透過這扇窗看見雲層，看見星空，看見我沒有親眼見過的藍星。

這時，機艙內應該十分嘈吵，除了引擎注油與機器活塞的聲音，還有其他乘客因興奮而來的喧鬧與歡呼。這樣的嘈吵，我們都會忍耐，因爲我們知道彼此有多興奮。

我們坐定了，等了三十分鐘，再等多四十分鐘，穿梭機機師要我們靜心等待，說這是爲了安全檢查，而我們都沒有埋怨，只是心裏希望：「我不怕等，只要讓我們順利起飛就可以了！」

起飛了。我們離開地面，窗外的景物越來越細，我們穿過一層又一層的雲，又一段又一段的爬升，好讓耳朵與身體各部分慢慢適應氣壓。此時，空中服務員正爲我們準備餐飲，我要了一份雞肉薯菜與蘋果汁。我咬下一口不冷不熱的雞胸肉，另一隻手掌忍不住放上機艙窗戶，感受窗戶的冰冷，「好治愈的感覺呢！」

終於，在現實中，我正身處的航機可以起飛了。今天的延誤沒有特別長，但也足夠我編織幻想。我身在飛機機艙，幻想搭穿梭機的狀況，而事實上，我所幻想的細節、興奮、感動，不過就像我第一次坐飛機時的感覺。

想一想，在地面生活的人類，怎可能不因爲每一次的起飛與安全着陸而興奮不已呢？有時，我眞的討厭理所當然的習以爲常，因爲習常，往往令我們忘記了興奮的權利。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只要平凡

《只要平凡》是歌的名字，是內地電影《我不是藥神》的主題曲。電影表現了一群患末期癌症病人求生求藥的故事。垂死的他們對人生只有一個最卑微的願望：活着，平凡地活着。電影針砭內地醫療與法律制度的弊端，引起高層重視，推動了公費醫療某些措施的改革，得到普遍認受，獲得數個獎項。

《只要平凡》是首三拍子節奏的曲子，旋律也簡單。我們從西方三拍子的音樂中認識了華爾茲的歡快華麗，明亮流暢。《藍色的多瑙河》把這種印象推向了頂峰：「春來了！春來了！啊，多麼美好！多麼美好！……」

《只要平凡》的三拍子旋律卻是憂鬱沉重的，歌詞更瀰漫着生離死別的悲愴及求生的意志，那裏沒有華麗光環，只渴求着平凡：

「也許很遠或是昨天，在這裏或在對岸，長路輾轉離合悲歡，人聚又人散。放過對錯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沒有神的光環，你我生而平凡。

有一天也許會走遠，也許還能再相見。無論在人群在天邊讓我再看清你的臉。任淚水鋪滿了雙眼，雖無言淚滿面。不要神的光環，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無憾，生命的火已點燃……」

聽了童聲版的《只要平凡》。孩子們具歌唱天賦，看來也經過專業訓練。他們的表情和歌聲都充滿了悲哀。這些六七歲到十一二歲的孩子不可能眞正領悟到人生況味，他們的情緒是大人指導和排練的結果。但童音有如天籟，我們依然被打動而且心酸。

另一個是張杰和張碧晨合唱的版本，這也是電影主題曲的原唱。張杰是前些年「快男」海選的冠軍，後來也走得平順，是「快男」碩果之一。他久經歷練，歌聲變得成熟滄桑。張碧晨則是被星探發掘到韓國加入了女聲組合、後歸國發展的歌手。她一出現便引起各方重視。她與張杰的合唱，眞實地詮釋了人生的滋味。

在一個安靜的深夜，聽完了兩個版本的《只要平凡》，曲罷已眼眶噙淚。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英國電影的良心

最近看了八十三歲高齡的英國導演肯・洛奇（Ken Loach）的新片《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描寫英國底層家庭的美麗與哀愁，父親是快遞送貨員，母親給老人做鐘點護工，兒子叛逆、女兒天眞，一家人始終在與赤貧做鬥爭，在艱難時分中飽含對幸福生活的嚮往。

此片入圍今年康城影展主競賽單元，雖未獲獎，但有足夠的溫度，是久違的閃耀無產階級光芒的感人電影。老人護工是耄壽之年的洛奇最熟悉的，快遞員亦是他每天面對的，洛奇將鏡頭對準這兩種最平凡的職業，浮華世界中的承負生活壓力的蜉蝣，令人欽佩。《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這個片名是導演的一種態度，以道歉的姿態，表達關切的眞誠與溫暖。洛奇在平實視聽語言中體現了嫻熟的導演技巧，悲憫與不屈、沉鬱與明麗、敘事與表現，乾淨利落，哀而不傷。

洛奇導演出生於英國工人家庭，他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始終在描寫不同時代的英國工人的命運。《交叉點上》的青年女工、《煤礦的代價》中的礦工、《石雨》中的失業工人、《麵包與玫瑰》中的洛杉磯清潔工、《自由世界》的非法移民勞工、《鐵路之歌》中的鐵路工人、《我是布萊克》中失業木匠等等。他的工人群像，通過紀實、喜劇、愛情、驚悚等多種電影類型呈現，體現了扎實的功力。除了關注工人階級，他還始終將鏡頭對準青春，他在六十六歲時拍攝了《甜蜜十六歲》，七十六歲時執導了《天使的一份》，均聚焦青少年社會現實，都在康城等影展獲獎。

快遞、鐘點工是後工業化時代中常見職業，中國亦很普遍，《對不起》的現實主義藝術光輝與力量，同時穿透中國更多家庭面對的現實情境。遺憾的是，中國電影卻忽視了太多這樣的身邊人，更缺乏像洛奇導演那樣始終堅持抒寫工人與青春的藝術良心。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人間蒸發

看到一個電視新聞特輯，令我感到日本社會眞的非常奇特。

日本每年都有不少失蹤人士。所謂失蹤，並不是被歹徒綁架或遇到什麼意外。不分年齡和性別，有些人總之就是無緣無故在社會上消失了。單是二〇一七年便有八萬五千人失蹤，某些社會學家認爲這個只是表面數據，眞正的情況更爲嚴重。

到底這是什麼一回事？特輯的記者走訪了幾宗個案，列舉了不同情況。直樹是一位年輕男士，從事運輸工作。十七年前某天下班之後，他帶着日常的隨身公事包登上一艘旅遊輪船出海，但是此後便不知所終。多年來，其家人用盡辦法希望尋到眞相，有說直樹在船上跳海了，亦有說他根本沒有上船……總之，直樹從此沒有音訊，生死未卜。

另有一位女士紀子，僱用了一間「夜逃屋」公司，預先精心策劃之下，公司在某天協助紀子逃離家庭。然後，公司更協助紀子隱藏身份，自此過着匿藏的生活。原來紀子是一位家暴受害者，經年被丈夫虐打，她試過自行離家，卻被丈夫抓回，報警亦無濟於事。紀子最終要自我失蹤，藉此遠離魔爪。

這些個案只是個別例子。原來日本的法例列明，任何人失蹤七年之後便可以宣布其死亡，因此某些人爲了逃離社會範疇，又或要逃避某種責任或羈絆，便會一走了之，人間蒸發。

這令我想起村上春樹其中一本舊作《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多崎作在中學時期於鄉間與幾位好友青梅竹馬，一起成長。成年後，多崎作在大城市工作，但昔日的好友卻突然對他不瞅不睬。多崎作將此事埋藏於心裏很多年，最後他決定重返鄉下，尋找那幾位昔日好友問個明白。

日本社會學家認爲自我失蹤的人士主要受到社會或家庭人際關係所影響。不懂得與他人和諧共存，互諒互讓，沒法趕走他人之時，唯有自己逃避失蹤。多崎作並非失蹤人士，但多年來他的心靈都甚虛空，像是被人遺棄了……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客居

在學校工作十年的香港同事告訴我，要不是父母在，她才不會每年回老家呢。她說話時站在銅鑼灣街頭，背後名牌商店林立，行人簇擁在過街紅綠燈前。蔻馳店外排着長隊，街角停下一輛旅遊大巴，又放下一波遊客。久居美國小鎮，難怪她不習慣香港的人口密度。

碰到在香港定居的美國校友，他們卻表示適應良好。有的三年前來港，只爲父親重病，從這裏去澳洲比原先居住的中東阿曼近得多。有的在法國讀了MBA，五年前畢業後在香港找到了工作，現在某法國奢侈品牌公司擔任管理人員。又有一位才來兩年的，聽說是在美國從事中學教育十幾年，感覺不受尊重，幹膩了，來香港的國際學校碰運氣。

在香港居住最久的兩名校友，一位住了十八年，另一位住了二十五年。

前者在國際學校工作，一路晉升，如今擔任副校長，且找到了來自日本的人生伴侶，最近一起收養了孩子。後者從經濟系畢業後在美國繼父的公司「挖溝渠」，自覺「前途無亮」，於是報考法學院，如今在香港擔任律師，爲各大跨國公司提供法律服務。即便談不上「登上人生巔峰」，這幾位校友在港生活安逸。雖然漢語還說不通暢，但在香港坐地鐵、轉公交，比我還麻利。

美國校友能在異國成家立業，日子過得興旺，除了有技術、有能力，心態好是關鍵。他們在大學畢業後周遊世界，本就是勇於挑戰自我，「敢吃螃蟹的人」。如果一味躲清淨，怕人多，在香港大概也一天都呆不下去。英文中他們這類人叫「expatriot」，即僑民是也。克服語言障礙、文化差異，找到心安之處，才算喬遷安妥、客居成功。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三王來朝》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衆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三王來朝》（The Adoration Of The Magi）是被譽爲「德國最偉大畫家」的阿爾布雷特・丟勒（Albrecht Dürer）受薩克森選地侯弗雷德里希三世委託爲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創作的三聯祭壇畫的中幅。畫作描繪了聖經中所記載的三王（也稱三賢）追隨星象前來朝拜呱呱墜地的聖子耶穌基督的一幕。這幅完成於丟勒兩次意大利行（1494–1495；1505–1507）之間的名作充分展現出畫家在遊歷中汲取意大利畫風爲己用的痕跡：身披藍袍頭戴白紗的聖母與身着綠色和黑色袍服的三王所形成的明艷撞色顯然深受其敬仰的、曾當面拜會過的威尼斯畫派奠基人貝里尼（Giovanni Bellini）的影響；畫面的建築透視和背景近大遠小的風景也採用了從意大利旅行中習得的焦點透視法而令觀者更具現場感。然而，畫家對角落中花草昆蟲的精確描摹和遠景處細密畫（Miniature）般的人物馬匹則展現出他對自然的特殊關注。值得一提的是，身爲西方藝術史中首位「自畫像達人」，畫面正中綠袍加身掛滿金飾的三王之一便是丟勒本人的自畫像。珠光寶氣的服飾暗喻他出自金匠家庭的身份，一頭金色披肩鬈髮則是其引以爲傲的外貌特徵。

相比較同輩格呂內瓦爾德（Matthias Grünewald）和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等首批北方文藝復興時期大師，丟勒是第一位將意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和藝術風格引入德國的繪畫巨匠。丟勒巧妙地將歐洲北部的觀察方法和自然主義與從意大利遊歷歸來所汲取的透視法、優雅和諧的人物儀態和威尼斯畫派亮麗豐富的色彩完美融合，《三王來朝》也被視爲文藝復興盛期意大利與德國繪畫風格相互借鑒的絕佳例證。威尼斯畫派擅用的明艷色調對他創作風格的改變在之後的代表作《四使徒》和《藍道爾祭壇畫》中均有所體現。丟勒的藝術在其去世近五百年的時光中從未失寵，並在德國多個歷史時期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復興，至今仍被尊爲開啓德意志藝術新紀元的奠基人。**（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泥湯洗蘿蔔

外婆是我最愛的長輩之一，她爲人嚴厲，我們三姐弟及表哥都對她有畏懼感。小時候在她身邊生活，她指東我們不敢往西，她要我們天天做家務瑣事，不論天寒酷暑，沒人敢不做，否則會被喝令趴在床沿上，由她揮動藤拍打屁股，直至認錯爲止。她在八十四歲去世前的三年，從江南老家到北京生活，糊裏糊塗的，連我與母親也分不清，但有時仍會出言教訓我們，聲色俱厲。

外婆有句口頭禪：「泥湯裏洗出白蘿蔔」，這句話我從小聽到大，不論什麼年齡段都未忘記，常在腦海中打轉，此話到底何意？我以前認爲：外婆眞聰明，確實是再髒的泥湯也不能改變白蘿蔔的本質，外婆是在教我們做人吧？本性純樸，便經得起社會大染缸的考驗，就像《紅樓夢》裏林黛玉所寫：「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

如今一把年紀的我憶起一些往事，終於搞清外婆這句話的意思了，其實沒有「做人」那麼高深，只是外婆發現的一個自然現象，她口吐金句總是在如此情形下：地裏挖出大批帶泥的白蘿蔔，她準備好一木盆水，然後往我們手中塞一把稻草，叫我們乖乖地洗刷蘿蔔，以便她做蘿蔔乾。

對於我們吵着水太髒，她就說：「泥湯裏洗出白蘿蔔，最後過一次清水就行啦！」沒文化的外婆，竟在無意間說出蘊含哲理的話語，挺爲她驕傲。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那些月光

每日下班，從中環回家，坐船。天氣好時，那輪明月，就那樣靜靜地與我對視，那麼明亮、溫和。看着它，我總會想起母親，想起過往。

兒時，與母親走鄉間的夜路。沒有路燈。月光爲我們照亮。一路上，母親會講各種故事給我聽，但一定不是以「從前……」來開頭的童話故事或是民間神話。母親講的要麼是她的童年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的幸福時光，要麼就是她與朋友們相處的點滴。外公外婆去得早，我從未見過。但我直到現在都清楚地記得，這兩個慈祥的老人在內地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時期如何從家裏的口糧中節省出來、幫助鄉下的窮親戚。我從母親的講述中，明白了什麼是善良。還記得母親說，「善良的本性，是可以救助生命的。」

那個時候，母親已經患了癌症。年幼的我只知道母親得的病是很難治的。有一次，在夜路上走着，她給我講起她的病友們：「你記不記得去年秋天和我一個病房的王阿姨，很喜歡跳迪斯科的。」我點點頭：「嗯，王阿姨好喜歡笑，笑得很大聲。」母親說，王阿姨性格很開朗，她的病是整個病房裏情況最嚴重的，但數她最樂觀，「她去了。」母親的聲音弱了下去。「去哪裏了？」母親沒有回答，嘆了口氣，望了望天上，把我的手攥得更緊了。那晚的月亮，很大，很亮，像是一滴夜空中的眼淚，晶瑩剔透，帶着些許凝重與悲傷。

讀書的那些年，從東北到四川，綠皮火車載着我一路前行。每次到翻越秦嶺時，都在夜裏。我在月台上會看到山中的月亮。白日的色彩悄然隱沒，樹影疏淡婆娑着一種靈動，車啓動了，月亮便在山中隨車穿行，我一下子感到它不僅照進車廂，更能照進我的心靈，似乎能讓我在經夜的思考中更加明白成長的重量。那月光似乎洗淨了我的靈魂和眼睛，讓我看到了平日裏忽略的種種。

人到中年，我愈發明白，其實，月光並不在意我們的珍惜和辜負，它就那樣走着，路過不同思緒。我們珍惜或辜負的，是我們的年華和生命……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